

## 为什么马达加斯加的饥荒是地球的警钟？

联合国称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由气候变化引起的饥荒。马达加斯加政府同意这是由西方的碳燃料生活方式造成的。一些科学家和专家不同意，认为这实际上是贫穷和治理不善的结果。



对于马达加斯加南部的人民来说，他们不知道国际上的风波，只知道它被称为 kere--饥饿。

索娜沃丽·托内梅尔(Soanavorie Tognemare)，一个善于动脑的 22 岁女子，与她的丈夫和两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住在安博沃姆贝 (Ambovombe)附近的一个村庄，她尽其所能让她的孩子活下去。她

抱着两岁的女儿浩娃(Haova)说：“我给孩子们喂仙人掌果实和野生树叶，她一度被诊断为严重营养不良。我们把叶子煮熟并加盐。它没有味道，但它填饱了我们的肚子。Kere 就是饥饿。每天都没有食物。这就是 Kere。”

马达加斯加南部已经三年几乎没有下雨了。这是一个半贫瘠的地区，位于非洲东海岸一个加利福尼亚大小的岛国，人们经常把它与热带森林、猴面包树和狐猴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饥饿联系在一起。

但是在南部，距离首都塔那那利佛 1000 多公里，或者在一条被当作高速公路的土路上颠簸三天，即使在最好的时候，人们也只能勉强维持最微弱的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一个地区，手机和摩托车很少见，只有经济条件好的人才会乘坐长角牛拉的两轮车出行，缺雨使数十万人陷入极端饥饿。



根据《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Integrated Food Security Phase Classification), 约 168 万人, 即大南部地区三分之一的人口, 仍处于“危机”或“人道主义紧急状态”。《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是衡量饥饿程度不断升级的标准五分制。在这片长满仙人掌的土地上, 人们戴着宽边牛仔帽, 有着抵抗中央权威的光荣历史, 许多人只能吃通常用来喂牛的植物和树叶。

在当地长大、现在为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工作的马塞琳沃察斯南贾拉(Marcelline Voatsasinanjara)描述了极端饥饿对身体的影响。她说: “你无法动弹。只有眼睛显示你还活着。”

政府承认许多人在挨饿, 但它对“饥荒”一词持谨慎态度, 因为它暗

示着国家的失败。尽管如此，一位当地官员表示，他可以肯定的是，仅在一天之内，就有 26 人死于饥饿。

“他们没有东西吃，所以就吃仙人掌叶，或者在地上找叶子吃，”安博沃姆贝的行政长官拉莱纳·拉科通德拉马纳纳 (Lalaina Rakotondramanana) 说。安博沃姆贝是组成大南部地区的三个行政区之一的首府。

他说，孩子们摇摇晃晃地进城乞讨食物。成年人卖掉了他们为数不多的财产，包括锅碗瓢盆，去购买木薯、大米或水，水是一种如此珍贵的商品，一位居民把它比作液体黄金。就像 20 世纪 30 年代逃离美国沙尘暴的人们一样，有些人干脆收拾行装，前往其他地方。一些人甚至被拍到煮着吃他们的皮凉鞋，尽管拉科通德拉马纳纳坚称这是一个骗局。

这场慢动作的悲剧触及了几个问题，这些问题远远超出了马达加斯加的特殊情况。与许多国家一样，多年来中央集权政府的忽视，使边缘化的社区容易受到突然的冲击，无论是气候，还是乌克兰战争带来的粮食危机。援助机构的干预，主要是强调他们在将绝望的人们从边缘拉回来方面的作用，但他们在防止人们首先陷入危机方面的记录要差得多。

更根本的是，马达加斯加的人道主义危机，提出了人为破坏环境的问题，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在地方层面。当南部大沙漠的人们挣扎着在贫瘠的土地上谋生时，他们给其他国家，甚至可以说是地球本身敲响了警钟：如果人类把自然逼得太紧，会发生什么。

正如地理学家贾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他的《崩溃》(Collapse)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社会，比如曾经繁荣的太平洋岛屿复活节岛(Easter Island)，可能会突然螺旋向下，走向自我毁灭。一些科学家说，就像复活节岛上的一个岛民可能砍倒了岛上赖以生存的最后一棵树一样，马达加斯加的人民也是如此，那里的森林砍伐也很普遍，他们正面临着破坏其生存所需的自然环境的危险。

由于富国和穷国的人们都在开发环境资源，并将其作为碳汇和垃圾倾倒，马达加斯加南部发生的事情可能是世界各地社区的一个预兆。许多科学家认为，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们迟早会发现，他们所生活的地方，根本无法像他们所知道的那样维持生命。

“在这里生活很艰难。没有足够的雨水，所以我们无法种植粮食，”大南方广场的社区组织者帕特里夏·沃拉(Patricia Vola)说。



## 追查原因

马达加斯加的饥荒已经成为气候变化争论的焦点，尤其是全球变暖是否导致了这个岛屿的危机。最先将两者联系起来的是前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州长、现任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大卫·比斯利 (David Beasley)。他在去年 6 月的一次访问后表示：“马达加斯加连续干旱，把当地社区推到了饥饿的边缘。这不是因为战争或冲突，而是因为气候变化。”



马达加斯加政府也承认了这一说法。去年 11 月，在格拉斯哥举行的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上，时任环境部长的包米亚沃谢·瓦希纳拉·拉哈里尼里纳(Baomiavotse Vahinala Raharinirina)严厉批评西方，称其未能认真对待自身行动与穷人困境之间的联系。她问，为什么欧洲人继续乘坐廉价航班往返于欧洲大陆？就连参加气候变化会议的代表们也在室外用燃气加热器取暖。

她表示，富裕国家也没有兑现它们在 2009 年首次作出的承诺，即每年筹集 1000 亿美元，帮助贫穷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她说，有了这笔钱，马达加斯加本可以修建一条管道，将水输送到干旱的南部地区。

在英国气温飙升、法国发出“高温末日”警告、从澳大利亚到美国发生毁灭性森林火灾的背景下，马达加斯加的长期干旱，似乎明显是全球气候变化的结果。从萨赫勒到非洲之角的若干非洲地区也普遍存在饥饿现象，这些地区都受到了不可预测和毁灭性天气模式的不利影响。

然而，受人尊敬的研究团体世界天气归因(World Weather Attribution)去年 12 月的一份报告发现，就马达加斯加而言，“自然气候变率”而非“人为气候变化”是造成这一 135 年一遇事件的主要天气相关原因。(这样的事件在 30 年里发生了两次。)此外，报

告还说，“马达加斯加的粮食不安全不仅是由气象干旱造成的，还受到人口、贫困、基础设施、政策和非气候冲击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一些批评人士抓住这份报告作为证据，证明联合国和马达加斯加政府都利用气候变化角度作为一种筹资策略。一家在马达加斯加南部工作的慈善机构承认，在开始出现将饥荒与全球变暖联系起来的文章后，捐款迅速增加。

为法国杂志 *Revue XXI* 撰稿的马达加斯加记者 Emre Seri 称这一说法是“近年来最成功的媒体噱头之一”。他没有把原因归咎于气候变化，而是归咎于政府政策的失败、偷牛(cattle-rustling)和其他地方因素，因为这个国家现在比 1960 年独立时更加贫穷。





政府的忽视无疑起到了一定作用。在马达加斯加南部，从学校到道路的一切设施都不充足，甚至不存在。安博沃姆贝省长拉科通德拉马纳纳说：“南方已经被遗忘很长一段时间了。”

几十年来，马达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Antananarivo)的政客们一直承诺修复主要道路，他认为，在最近的总统访问之后，这一承诺现在可能会实现，至少在一个路段上实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汽车和卡车可能会被困数天甚至数周，从而提高商品成本，并使将剩余农产品(如果有的话)运往城市变得困难。

当地官员表示，更紧迫的是将水输送到该地区，要么通过管道输水，要么利用深埋地下的储备。

英国皇家植物园(Royal Botanical Gardens, Kew)的马达加斯加专家保罗·威尔金(Paul Wilkin)说：“在过去几十年里，马达加斯加的农村在经济上倒退了。干旱主要不是由气候变化引起的，而是由贫困引起的。”

除了政策失败之外，一些科学家对干旱有不同的解释。纽约石溪大学(Stony Brook University)马达加斯加环境专家帕特里夏·赖特(Patricia Wright)认为，不可持续的人类行为已将这个国家推向了灾

难的边缘。她说：“马达加斯加正处于一个危险的下行螺旋中。人们一年比一年穷。随着气候变化的到来，情况变得更糟，加速了一切。”

## 砍伐树木以获取木炭

据一些人估计，马达加斯加岛早在 8000 万年前就与大陆板块分离了，这里的人类定居时间相对较近。一万年以前，一些非洲人通过莫桑比克海峡来到了这个距离海岸 400 公里的岛屿，但大约在 2500 年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人集体殖民了这个岛屿。与马达加斯加的国语——马达加斯加语最接近的语言，是在 1 万公里外的婆罗洲内陆地区使用的语言。

新移民们发现了一个森林茂密的岛屿——到底有多茂密是有争议的——岛上 90% 的动植物都是地方性的。对于岛上的大部分巨型动物来说，人类的到来意味着灭绝。科学家估计，大约 17 种巨狐猴（一种只在马达加斯加发现的哺乳动物）、两种河马、两种巨龟和四种象鸟都灭绝了，它们要么被猎食，要么被刀耕火种的农业剥夺了栖息地。

牛在南方非常受尊崇，它们的角装饰着主人的坟墓，牛的引入创造了对牧场的需求。

石溪大学的赖特认为，最近的人类活动更具破坏性。她说，贫困迫使人们越来越多地采取不可持续的做法，包括砍伐树木以获得城市居民用来做饭的木炭。她说，这个国家的人口从独立时的 500 万增长到现在的近 3000 万，增长了 6 倍，增加了土地压力。“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它的结局是灾难，不是吗？”

耶鲁大学(Yale)高级研究科学家艾莉森·理查德(Alison Richard)反驳了她所称的马达加斯加环境历史的“失乐园”版本，她说，在人类到来之前，马达加斯加环境历史的特点是不断变化。理查德最近出版了一本书，《树懒狐猴之歌：从遥远的过去到不确定的现在的马达加斯加》。她说，岛上大部分地区都被野草覆盖，而不是森林，而且南部的土壤可能一直很贫瘠，干旱频繁。

她承认，卫星图像显示，在过去 50 年里，约 40%的森林覆盖面积消失了，被农田、林业、采矿和木炭吞噬。她说，尽管有人试图把一切归咎于马达加斯加，但还有很多其他的罪魁祸首。

法国于 1896 年殖民该岛，通过征用最好的农田加速了环境破坏，迫使稻农在山坡上耕种不可持续的土地。她说，在南部，许多土地的清理是在 1990 年后进行的，这是欧盟促进商业农业的善意政策的意外后果。

她说：“很多人对于砍伐（森林）都有责任。”

理查德认为，如果有更多的政治意愿，环境破坏可以得到扭转，人们的生活可以得到改善。她主张种植本地树木。农民可以种植有价值的经济作物，如香草（马达加斯加的香草供应量占世界需求量的80%）和青花椒。“这不是人类存在的事实。而是你做了什么，”她说。“这不是人类存在的事实。这就是你要做的，”她说。“这对我来说是希望的种子。否则，这就像是在说：‘我们完蛋了。毁灭自己是我们的DNA。’”

在距离安博沃姆贝三小时车程的索蒙萨拉(Somontsala)村，一位名叫莱托托·马南索亚(Letoto Manantsoa)的老人接受了森林砍伐和干旱之间的联系。“作为马达加斯加人，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砍伐了树木，”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不再下雨的原因。”

英国皇家植物园的威尔金也认为，当地森林砍伐和降雨模式的变化之间可能存在联系。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可怕的沙尘暴，被称为tiomena，或“红风”，它会摧毁幼苗，让生活变得难以忍受。“tiomena来自东方，带来了红色的沙子，”一位名叫芬诺沙奥(Fenosoa)的村民说。“村子里所有的树叶和其他东西都变红了。连牛都变红了。”



省长拉科通德拉马纳纳说：“沙尘暴是砍伐森林的结果。没有足够的树木来维持土地。”

随着土壤的退化,种植农作物变得更加困难,迫使人们寻求其他收入。一名男子同意展示他的非法木炭业务,他使用的木材是从离公路几小时路程的树木上采伐的。一大袋可以卖到 10,000 阿里亚里,或者大约 2 美元。“我不能说出我的名字。我害怕坐牢,”他说。

今年早些时候的一场小雨,加上国际社会的大力援助——饥荒被认为与全球气候变化有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局势,尽管许多人仍然感到绝望。IPC 说,该地区的主要作物玉米、木薯和甘薯可能歉收,这意味着数万人可能重新陷入极端饥饿。救援人员说,经过三年的干旱,需要几天的降雨才能恢复平衡。



在索蒙萨拉, 村民们说, 救助儿童会每月发放的现金已经避免了饥荒。  
但 6 期分期付款的最后一期已于 7 月支付。

当被问及他们现在吃什么时, 玛丽·布兰丁(Mary Blandine)掰开一个小坚果, 把种子放在她的手掌上展示, 说道: “这个。”

